

圈點

百子全書

掃葉山房發行

附
百子全書

梓潼山房校刊

說苑卷十三

權謀

聖王之舉事。必先諦之於謀慮。而後考之於耆龜。白屋之士。皆關其謀。芻蕘之役。咸盡其心。故萬舉而無遺。籌失策。傳曰。眾人之智。可以測天。兼聽獨斷。惟在一。人。此大謀之術也。謀有二端。上謀知命。其次知事。知命者。預見存亡禍福之原。早知盛衰廢興之始。防事之未萌。避難於無形。若此人者。居亂世。則不害於其身。在乎太平之世。則必得天下之權。彼知事者。亦尚矣。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。而究其所終極。故無敗業廢功。孔子曰。可與適道。未可與權也。夫非知命知事者。孰能行權謀之術。夫權謀有正有邪。君子之權謀正。小人之權謀邪。夫正者。其權謀公。故其為百姓盡心也。誠。彼邪者。好私尚利。故其為百姓也。詐。夫詐則亂。誠則平。是故堯之九臣。誠而能興於朝。其四臣。詐而誅於野。誠者。降至後世。詐者。當身而滅。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。必察誠詐之原。而以處身焉。則是亦權謀之術也。夫知者。舉事也。滿則慮謙。平則慮險。安則慮危。曲則慮直。由重其豫。惟恐不及。是以百舉而不陷也。

楊子曰。事之可以之貧。可以之富者。其傷行者也。事之可以之生。可以之死者。其傷勇者也。僕子曰。楊子智而不知命。故其知多疑。語曰。知命者不惑。晏嬰是也。

趙簡子曰。晉有澤鳴犢。魯有孔丘。吾殺此三人。則天下可圖也。於是乃召澤鳴犢。任之以政而殺之。使人聘孔子於魯。孔子至河。臨水而觀。曰。美哉水。洋洋乎。丘之不濟於此。命也夫。子

路趨進曰。敢問奚謂也。孔子曰。夫澤鳴犢。晉國之賢大夫也。趙簡子之未得志也。與之同聞見。及其得志也。殺之而後從政。故上聞之。剝胎焚天。則麒麟不至。乾澤而漁。蛟龍不遊。覆巢毀卵。則鳳凰不翔。上聞之。君子重傷其類者也。

孔子與齊景公坐。左右白曰。周使來言周廟燬。齊景公出問曰。何廟也。孔子曰。是釐王廟也。景公曰。何以知之。孔子曰。詩云。皇上帝。其命不忒。天之與人。必報有德。禍亦如之。夫釐王變文武之制。而作玄黃宮室。輿馬奢侈。不可振也。故天殃其廟。是以知之。景公曰。天何不殃其身。曰。天以文王之故也。若殃其身。文王之祀無乃絕乎。故殃其廟。以章其過也。左右入報曰。周釐王廟也。景公大驚。起再拜曰。善哉。聖人之智。豈不大乎。

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。謀未發而聞於國。桓公怪之。以問管仲。管仲曰。國必有聖人也。桓公歎曰。歎日之役者。有執柘杵而上視者。意其是耶。乃令復役。無得相代。少馬東郭垂至。管仲曰。此必是也。乃令僨者延而進之。分級而立。管仲曰。予言伐莒者也。對曰。然。管仲曰。我不言伐莒。子何故言伐莒。對曰。臣聞君子善謀。小人善意。臣竊意之也。管仲曰。我不言伐莒。子何以意之。對曰。臣聞君子有三色。優然喜樂者。鐘鼓之聲。愀然清靜者。纓絰之色。勃然充滿者。此兵革之色也。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。勃然充滿。此兵革之色。君吁而不吟。所言者莒也。君舉臂而指。所當者莒也。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。其惟莒乎。臣故言之。君子曰。凡耳之聞以聲也。今不聞其聲。而以其容與臂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。桓公管仲雖善謀。不能隱。聖人之聽於無聲。視

於無形。東郭垂有之矣。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。

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。見晉平公之矯而無德義也。以其國法歸周。周威公見而問焉。曰。天下之國。其孰先亡。對曰。晉先亡。威公問其說。對曰。臣不敢直言。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。多不當。曰。是何能然。示以人事多不義。百姓多怨。曰。是何傷。示以鄰國不服。賢良不興。曰。是何害。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。故臣曰。晉先亡。居三年。晉果亡。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。曰。孰次之。對曰。中山次之。威公問其故。對曰。天生民。令有辨。有辨人之義也。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。君臣上下所以立也。中山之俗。以晝為夜。以夜繼日。男女切踣。固無休息。淫昏康樂。歌謳好悲。其主弗知惡。此亡國之風也。臣故曰。中山次之。居二年。中山果亡。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。孰次之。屠餘不對。威公固請。屠餘曰。君次之。威公懼。求國之長者。得錡疇田邑而禮之。又得史理趙巽。以為諫臣。去苛令三十九物。以告屠餘。屠餘曰。其尚終君之身。臣聞國之興也。天遺之賢人。與之極諫之士。國之亡也。天與之亂人。與善諛者。威公薨。九月不得葬。周乃分而為二。故有道者言。不可不重也。

齊侯問於晏子曰。當今之時。諸侯孰危。對曰。莒其亡乎。公曰。奚故。對曰。地侵於齊。貨竭於晉。是以亡也。

智伯從韓魏之兵。以攻趙。圍晉陽之城。而溉之。城不沒者三板。絺疵謂智伯曰。韓魏之君必反矣。智伯曰。何以知之。對曰。夫勝趙而三分其地。今城未沒者三板。白蠶生。盡人馬相食。城降有

日矣。而韓魏之君無喜色而有憂色。是非反何也。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。疵言君之反也。韓魏之君曰。必勝趙而三分其地。今城將勝矣。夫二家雖愚。不棄美利而偕約。為難不可成之事。其勢可見也。是疵必為趙說君。且使君疑二主之心。而解於攻趙也。今君聽讒臣之言。而離二主之交。為君惜之。智伯出。欲殺締疵。締疵逃。韓魏之君果反。

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。孔子聞之曰。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。後一年而亡。弟子問曰。昔公索氏亡牲。夫子曰。比及三年必亡矣。今期年而亡。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。孔子曰。祭之為言索也。索也者盡也。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。至祭而亡其牲。則餘所亡者多矣。吾以此知其將亡也。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。蔡侯謂叔向曰。子亦奚以語我。對曰。蔡言地計眾。不若宋鄭。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。諸侯其有圖蔡者乎。處期年。荆伐蔡而殘之。

白圭之中山。中山王欲留之。固辭而去。又之齊。齊王亦欲留之。又辭而去。人問其辭。白圭曰。二國將亡矣。所學者國有五盡。故莫之必忠。則言盡矣。莫之必譽。則名盡矣。莫之必愛。則親盡矣。行者無糧。居者無食。則財盡矣。不能用人。又不能自用。則功盡矣。國有此五者。毋幸必亡。中山與齊皆當此。若使中山之與齊也。聞五盡而更之。則必不亡也。其患在不聞也。雖聞又不信也。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。

下蔡威公閉門而哭。三日三夜。泣盡而繼以血。旁隣窺牆而問之曰。子何故而哭。悲若此乎。對曰。吾國且亡。曰。何以知也。應之曰。吾聞病之將死也。不可為良醫。國之將亡也。不可為計謀。吾

數諫吾君。吾君不用。是以知國之將亡也。於是窺牆者聞其言。則舉宗而去之於楚。居數年。楚王果舉兵伐蔡。窺牆者為司馬。將兵而往。來虜甚衆。問曰。得無有昆弟故人乎。見威公縛在虜中。問曰。若何以至於此。應曰。吾何以不至於此。且吾聞之也。言之者行之役也。行之者言之主也。汝能行。我能言。汝為主。我為役。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。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。遂解其縛。與俱之楚。故曰。能言者未必能行。能行者未必能言。

管仲有疾。桓公往問之。曰。仲父若棄寡人。豎刀可使從政乎。對曰。不可。豎刀自刑以求入君。其身之忍。將何有於君。公曰。然則易牙可乎。對曰。易牙解其子以食君。其子之忍。將何有於君。若用之。必為諸侯笑。及桓公歿。豎刀易牙乃作難。桓公死六十日。蟲出於尸而不收。

石乞偃坐於屈建。屈建曰。白公其為亂乎。石乞曰。是何言也。白公至於室無營。所下士者三人。與己相若。臣者五人。所與同衣食者千人。白公之行若此。何故為亂。屈建曰。此建之所謂亂也。以君子行。則可於國家。行過禮。則國家疑之。且苟不難下其臣。必不難高其君矣。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。處十月。白公果為亂。

韓昭侯造作高門。屈宜咎曰。昭侯不出此門。曰。何也。曰。不時。吾所謂不時者。非時日也。人固有利不利。昭侯嘗利矣。不作高門。往年秦拔宜陽。明年大旱。民飢。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。而顧反益奢。此所謂福不重至。禍必重來者也。高門成。昭侯卒。竟不出此門。

田子顏自大術。至乎平陵城下。見人子問其父。見人父問其子。田子方曰。其以平陵反乎。吾聞

行於內然後施於外。子顏欲使其眾甚矣。後果以平陵叛。

晉人已勝智氏。歸而繕甲砥兵。楚王恐。召梁公弘曰。晉人已勝智氏矣。歸而繕甲兵。其以我為事乎。梁公曰。不患害其在吳乎。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。使其民重上之令。而人輕其死。以從上使。如虜之戰。臣登山以望之。見其用百姓之信。必也勿已乎。其備之若何。不聽。明年闔廬襲郢。楚聲王欲伐陳。使人視之。使者曰。陳不可伐也。莊王曰。何故。對曰。其城郭高。溝壑深。蓄積多。其國富也。王曰。陳可伐也。夫陳小國也。而蓄積多。蓄積多則賊斂重。賊斂重則民怨上矣。城郭高。溝壑深。則民力罷矣。興兵伐之。遂取陳。

石益謂孫伯曰。吳將亡矣。吾子亦知之乎。孫伯曰。晚矣。子之知之也。吾何為不知。石益曰。然則子何不以讓孫伯曰。昔蔡罪諫者。紂焚聖人。剖王子比干之心。袁氏之婦。絡而失其紀。其妾告之。怒棄之。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。

孝宣皇帝之時。霍氏奢靡。茂林徐先生曰。霍氏必亡。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。孔子曰。奢則不遜。夫不遜者必侮上。侮上者逆之道也。出人之右。人必害之。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。疾害之者多矣。夫天下害之。而又以逆道行之。不亡何待。乃上書言霍氏奢靡。陛下即愛之。宜以時抑制。無使至於亡。書三上。輒報聞。其後霍氏果滅。董忠等以其功封。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。臣聞客有過主人者。見竈直突。傍有積薪。客謂主人曰。曲其突。遠其積薪。不者將有火患。主人嘿然不應。居無幾。何家果失火。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。火幸息。於是殺牛置酒。燔髮灼爛者在上行。

餘各用功次坐。而反不錄言曲突者。向使主人聽客之言。不費牛酒。終無火患。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。宜防絕之。向使福說得行。則無裂地出爵之費。而國安平自如。今往事既已。而福獨不得與其功。惟陛下察客徒新曲突之策。而使居燼髮灼爛之右。書奏。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。拜為郎。

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。使人請助於魯。魯君進羣臣而謀。皆曰。師行數千里。入蠻夷之地。必不反矣。於是魯許助之。而不行。齊已伐山戎孤竹。而欲移兵於魯。管仲曰。不可。諸侯未親。今又伐遠。而還誅近隣。隣國不親。非霸王之道。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。中國之所鮮也。不可以不進。周公之廟乎。桓公乃分山戎之寶。獻之周公之廟。明年起兵伐莒。魯下令丁男悉發。五尺童子皆至。孔子曰。聖人轉禍為福。報怨以德。此之謂也。

中行文子出亡至邊。從者曰。為此嗇夫者。君人也。胡不休焉。且待後車者。文子曰。異日吾好音。此子遺吾琴。吾好佩。又遺吾玉。是不非吾過者也。自容於我者也。吾恐其以我求容也。遂不入。後車入門。文子問嗇夫之所在。執而殺之。仲尼聞之曰。中行文子背道失義。以亡其國。然後得之。猶活其身。道不可遺也。若此。

衛靈公檐被以與婦人游。子貢見公公曰。衛其亡乎。對曰。昔者夏桀殷紂。不任其過。故亡。成湯文武。知任其過。故興。衛奚其亡也。

智伯請地於魏宣子。宣子不予。任增曰。何為不予。宣子曰。彼無故而請地。吾是以不予。任增曰。

彼無故而請地者。無故而與之。是重欲無厭也。彼喜。必又請地於諸侯。諸侯不與。必怒而伐之。宣子曰。善。遂與地。智伯喜。又請地於趙。趙不與。智伯怒。圖晉陽。韓魏合趙而反。智氏遂滅。楚莊王與晉戰。勝之。懼諸侯之畏己也。乃築為五母之臺。臺成而觴諸侯。諸侯請約。莊王曰。我薄德之人也。諸侯請為觴。乃仰而曰。將將之臺。宜宜其謀。我言而不當。諸侯伐之。於是遠者來朝。近者入賓。

吳王夫差破越。又將伐陳。楚大夫皆懼。曰。昔闔廬能用其眾。故破我於柏舉。今聞夫差又甚焉。子西曰。二三子恤不相睦也。無患吳矣。昔闔廬食不貳味。處不重席。擇不取費。在國。天有災。親戚乏困而供之。在軍。食熟者半而後食。其所嘗者。卒乘必與焉。是以民不罷勞。死知不曠。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。宿有妃嬪嬪御焉。一日之行。所欲必成。玩好必從。珍異是聚。夫差先自敗已。焉能敗我。

越破吳。請師於楚。以伐晉。楚王與大夫皆懼。將許之。左史倚相曰。此恐吾攻己。故示我不病。請為長轂千乘。卒三萬。與分吳地也。莊王聽之。遂取東國。

陽虎為難於魯。走之齊。請師攻魯。齊侯許之。鮑文子曰。不可也。陽虎欲齊師破。齊師破。大臣必多死。於是欲奮其詐謀。夫虎有寵於季氏。而將殺季孫。以不利魯國。而容其求焉。今君富於季氏。而大於魯國。茲陽虎所欲傾覆也。魯免其疾。而君又收之。毋乃害乎。齊君乃執之。免而奔晉。湯欲伐桀。伊尹曰。請阻乏貢職。以觀其動。桀怒。起九夷之師以伐之。伊尹曰。未可。彼尚猶能起。

九夷之師。是罪在我也。湯乃謝罪。請服。復入貢職。明年又不供貢職。桀怒起九夷之師。九夷之師不起。伊尹曰。可矣。湯乃興師伐而殘之。遷桀南巢氏焉。

武王伐紂。過隧斬岸。過水折舟。過谷發梁。過山焚萊。示民無返志也。至於有戎之隧。大風折旂。散宜生諫曰。此其妖歟。武王曰。非也。天落兵也。風霽而乘以大雨。水平地而晡。散宜生又諫曰。此其妖歟。武王曰。非也。天洒兵也。卜而龜。散宜生又諫曰。此其妖歟。武王曰。不利以禱祠。利以擊眾。是燬之已。故武王順天地。犯三妖。而禽紂於牧野。其所獨見者精也。

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。君問於咎犯。咎犯對曰。服義之君。不足於信。服戰之君。不足於詐。詐之而已矣。君問於雍季。雍季對曰。焚林而田。得獸雖多。而明年無復也。乾澤而漁。得魚雖多。而明年無復也。詐猶可以偷利。而後無報。遂與荆軍戰。大敗之。及賞。先雍季而後咎犯。侍者曰。城濮之戰。咎犯之謀也。君曰。雍季之言。百世之謀也。咎犯之言。一時之權也。寡人既行之矣。

城濮之戰。文公謂咎犯曰。吾卜戰而龜。我迎歲。彼背歲。彗星見。彼操其柄。我操其標。吾又夢與荆王搏。彼在上。我在下。吾欲無戰。子以為何如。咎犯對曰。卜戰龜。是荆人也。我迎歲。彼背歲。彼去我從之也。彗星見。彼操其柄。我操其標。以掃則彼利。以擊則我利。君夢與荆王搏。彼在上。君在下。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。且吾以宋衛為主。齊秦輔我。我合天道。獨以人事。固將勝之矣。文公從之。荆人大敗。

越饑。句踐懼。四水進諫曰。夫饑。越之福也。而吳之禍也。夫吳國甚富。而財有餘也。君好名而不

思後患。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。吳必與我。與我則吳可取也。越王從之。吳將與之。子胥諫曰。不可。夫吳越接地。鄰境道易通。仇讐敵戰之國也。非吳有越。越必有吳矣。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。不如因而攻之。是吾先生闔廬之所以霸也。且夫饑何哉。亦猶淵也。敗伐之事。誰國無有。君若不攻而輸之糴。則利去而凶至。財匱而民怨。悔無及也。吳王曰。吾聞義兵不服仁人。不以餓饑而攻之。雖得十越。吾不為也。遂與糴。三年吳亦饑。請糴於越。越王不與而攻之。遂破吳。

趙簡子使成何涉他。與衛靈公盟於甄澤。靈公未喋盟。成何涉他。拔靈公之手而搏之。靈公怒。欲反趙。王孫商曰。君欲反趙。不如與百姓同惡之。公曰。若何。對曰。請命臣令於國曰。有姑姊妹女者。家一人質於趙。百姓必怨。君因反之矣。君曰。善。乃令之。三日遂徵之。五日而令畢。國人巷哭。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。趙為無道。反之可乎。大夫皆曰。可。乃出西門。閉東門。趙氏聞之。縛涉他而斬之。以謝於衛。成何走燕。子貢曰。王孫商可謂善謀矣。憎人而能害之。有患而能處之。欲用民而能附之。一舉而三物俱至。可謂善謀矣。

楚成王贊諸屬諸侯。使魯君為僕。魯君致大夫而謀曰。我雖小。亦周之建國也。今成王以我為僕。可乎。大夫皆曰。不可。公儀休曰。不可。不聽。楚王身死國亡。君之臣乃君之有也。為民君也。魯君遂為僕。

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。送諸郊。泣曰。余死不汝見矣。高夢子曰。齊負海而縣山。縱不能全收天

下誰干我君。愛則勿行。公曰。余有齊國之固。不能以令諸侯。又不能聽。是生亂也。寡人聞之。不能令。則莫若從。且夫吳若蜂蠆然。不棄毒於人。則不靜。余恐棄毒於我也。遂遣之。

齊欲妻鄭太子。忽太子忽辭。人問其故。太子曰。人各有偶。齊人非吾偶也。詩云。自求多福。在我而已矣。後戎代齊。齊請師於鄭。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。大敗戎師。齊又欲妻之。太子固辭。人問其故。對曰。無事於齊。吾猶不敢。今以君命救齊之急。受室以歸。人其以我為師婚乎。終辭之。

孔子問漆雕馬人曰。子事臧文仲。武仲孺子容。三大夫者孰為賢。漆雕馬人對曰。臧氏家有龜焉。名曰蔡。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。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。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。馬人見之矣。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。馬人不識也。孔子曰。君子哉漆雕氏之子。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。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。故智不能及。明不能見。得無數卜乎。

安陵纏以顏色美壯。得幸於楚共王。江乙往見安陵纏曰。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。曰。無有。江乙曰。子之身豈亦有乎。曰。無有。江乙曰。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。曰。僕不知所以。江乙曰。吾聞之以財事人者。財盡而交疏。以色事人者。華落而愛衰。今子之華有時而落。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。安陵纏曰。臣年少愚陋。願委質於先生。江乙曰。獨從為殉可耳。安陵纏曰。敬聞命矣。江乙去。居期年。逢安陵纏。謂曰。前日所諭子者。通之於王乎。曰。未可也。居期年。江乙復見安陵纏。曰。子豈諭王乎。安陵纏曰。臣未得王之間也。江乙曰。子出與王同車。入與王同坐。居三年。言未得王之間乎。以吾之說。未可耳。不悅而去。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。野火之起。若雲蟬。虎狼

之嗥若雷霆。有狂兇從南方來。正觸王左驂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。兇死車下。王大
喜。拊手而笑。顧謂安陵纏曰。吾萬歲之後。子將誰與斯樂乎。安陵纏乃逡巡而卻。泣下沾衿。抱
王曰。萬歲之後。臣將從為殉。安知樂此者誰。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。故曰江乙
善謀。安陵纏知時。

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。楚攻陳。晉救之。夾泝水而軍。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。因謂子上
曰。少卻。吾涉而從子。子上卻。因令晉軍曰。楚遁矣。使人告商臣曰。子上受晉賂而去之。商臣訴
之成王。成王遂殺之。

智伯欲襲衛。故遺之乘馬。先之一璧。衛君大悅。酌酒。諸大夫皆喜。南文子獨不喜。有憂色。衛君
曰。大國禮寡人。寡人故酌諸大夫酒。諸大夫皆喜。而子獨不喜。有憂色者何也。南文子曰。無方
之禮。無功之賞。禍之先也。我未有往。彼有以來。是以憂也。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。智伯
聞衛兵在境上。乃還。

智伯欲襲衛。乃佯亡其太子。顏使奔衛。南文子曰。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。甚愛。非有大罪也。而
亡之。必有故。然人亡而不受。不祥。使吏逆之曰。車過五乘。慎勿內也。智伯聞之。乃止。

叔向之殺萇弘也。數見萇弘於周。因佯遺書曰。萇弘謂叔向曰。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。吾廢劉
氏而立單氏。劉氏請之君曰。此萇弘也。乃殺之。楚公子午使於秦。秦囚之。其弟獻三百金於叔
向。叔向謂平公曰。何不城壺丘。秦楚患壺丘之城。若秦恐而歸。公子午以止吾城也。君乃止。難

亦未構。楚必德君。平公曰。善。乃城之。秦恐。遂歸公子午。使之晉。晉人輟城。楚獻晉賦三百車。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。先以一璧為遺於衛。衛叔文子曰。見不意可以生故。此小之所以事大也。今我未以往。而簡子先以來。必有故。於是斬林除圍。聚斂蓄積。而後遣使者。簡子曰。吾舉也。為不可知也。今既已知之矣。乃輟圖衛也。

鄭桓公將欲襲鄆。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。書其名姓。擇鄆之良臣而與之。為官爵之名而書之。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。釁之以猴若盟狀。鄆君以為內難也。盡殺其良臣。桓公因襲之。遂取鄆。

鄭桓公東會封於鄭。暮舍於宋東之逆旅。逆旅之叟從外來曰。客將焉之。曰。會封於鄭。逆旅之叟曰。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。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。鄭桓公聞之。援轡自駕。其僕接淅而載之行。十日夜而至。釐何與之爭封。以鄭桓公之賢。微逆旅之叟。幾不會封也。

晉文公伐衛入郭。坐士令食。曰。今日必得大垣。公子慮僂而笑之。文公曰。奚笑。對曰。臣之妻歸臣。送之。反見桑者而助之。顧臣之妻。則亦有送之者矣。文公懼。還師而歸。至國而貉人攻其地。

說苑卷十三終

說苑卷十四

至公

書曰。不偏不黨。王道蕩蕩。言至公也。古有行大公者。帝堯是也。貴為天子。富有天下。得舜而傳之。不私於其子孫也。去天下若遺。矚於天下。猶然。況其細於天下乎。非帝堯孰能行之。孔子曰。巍巍乎。惟天為大。惟堯則之。易曰。無首吉。此蓋人君之公也。夫以公與天下。其德大矣。推之於此。行之於彼。萬姓之所載。後世之所則也。彼人臣之公。治官事。則不營私家。在公門。則不言貨利。當公法。則不阿親戚。奉公舉賢。則不避仇讐。忠於事君。仁於利下。推之以恕道。行之以不黨。伊呂是也。故顯名存於今。是之謂公。詩云。周道如砥。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。小人所視。此之謂也。夫公生明。偏生暗。端慤生達。詐偽生塞。誠心生神。夸誕生惑。此六者。君子之所慎也。而禹桀之所以分也。詩云。疾威上帝。其命多僻。言不公也。

吳王壽夢有四子。長曰謁。次曰餘祭。次曰夷昧。次曰季札。號曰延陵季子。最賢。三兄皆知之。於是王壽夢薨。謁以位讓季子。季子終不肯當。謁乃為約曰。季子賢。使國及季子。則吳可以興。乃兄弟相繼。飲食必祝曰。使吾早死。令國及季子。謁死。餘祭立。餘祭死。夷昧立。夷昧死。次及季子。季子時使行不在。庶兄僚曰。我亦兄也。乃自立為吳王。季子使還。復事如故。謁子光曰。以吾父之意。則國當歸季子。以繼嗣之法。則我適也。當代之君。僚何為也。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。以位讓季子。季子曰。爾殺吾君。吾受爾國。則吾與爾為共篡也。爾殺吾兄。吾又殺汝。則是昆弟父